



類函 百二十七



二百八十九人
三
二百八十一人
四

加³
427
127



43



新定圖書

此冊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一日
由諸君購以贈與

新定圖書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

人部三十九

節操

馮潔

修整

節操三

張古人

薛夫子

金史張潛傳潛幼有志節慕荆軻

會高其行誼曰張古人拜一人獨自立振知其為瑄
 也對之御史王文承振風音勅瑄故庶死獄詔榜西
 市殺之門人皆奔送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泣
 於厨下振意解傳詔救之繫錦衣衛終不屈
 有常去就知分魏志徐邈傳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
 人以為介於時欽答曰往昔毛孝先崔季珪而徐公不改其
 清素之士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
 常故人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自若不以俗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
 節操
 節操

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西
河無地文公所與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
節繁知去 餉船還絹 設食留錢 晉書始安太守

家遣船餉之敕吏曰翟公廉讓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
人反致乃貨易綸物寄還寶寶本以為惠而更煩之益
歎愧焉 袁山松後漢書范丹 動不累高 增老

嘗看妙病設食丹出留錢而去 彌篤 白帖晉謝鯉通籍有恒有識者服其遠暢而恬
而彌篤 於禁辱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 北史敬肅少
以貞介知名場帝嗣位遷穎川郡贊務帝令司隸大夫
薛道衡為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

升階長揖 步擔告歸 海嘗偃見百官於都坐王
公已上皆趨庭望拜高允獨升階長揖 漢書趙孝字
長平父善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考為郎每告歸嘗白

衣步擔當從長安歸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
有長者容垢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
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 增 含菽飲水 食麥
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衣皮 後漢書閔仲叔世稱節士周黨見其含菽飲水遺
職木期生羞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
贖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巷俗食麥衣皮始終

改不 在約無改 舍味獨游 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
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危屯若備經
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 晉書戴逵傳太子太傅會稽

操貞厲舍味獨游 法言在者老清風彌劬 不屈王命
也 唐書蕭復傳復生戚里嫻從豪侈以服從與馬相
當興吾宗 楊子法言在者老清風彌劬 不屈王命

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 佯為病狂 絕類篤行 前漢
清成事詳讓二 元史許謙傳謙弟亨朱震亨 性命
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景隆侯景

有在 中外所宗 景南史孔奐傳侯景陷建業時侯子鑒
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魚獨無所

節操 節操 節操

下或諫曰不宜高元奐曰吾性命有在豈取媚凶醜
以求全乎晉書東海王越少有名謙虛持布衣之
操為中驕驢付官珠璣委地上洛太守私牛馬在
外所宗驕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後漢
郡生驕驢意傳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
資物簿入大司農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
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
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賊驕驢君真高
士時稱古人遷為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
將署為光祿大夫勦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
齋藥酒福之勦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
二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唐
書潘孟陽傳孟陽父名炎方劉宴任權炎乃居則固
其塔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節

窮身不可辱元史虞集傳范梈雖癯然清寒若不勝
衣於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

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
晉常璩梓潼士女志李業字巨遊少執志清白太守劉
咸慕其名召為功曹不請咸怒欲殺之業徑入獄尋得
釋公孫述累聘不應述遣鴻臚尹融持毒酒逼之業笑
曰名不可毀身可殺

與友人會稽孔湯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湯曰送
曰美而豔雖曰是豈君子所宜言乎於是解裳自隔或
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進舉席自
隔不復同坐其立操如此明黃姬水貧士傳劉訂幼
貧性不欲仕有辟之者

不交一談豈事二姓願宋史
訂即挂檄于樹而逃

魯傳師魯為監察御史遇事盡言有自外府得內殿宣
引且將以御史用師魯亟奏曰宗璵名自廣州道中不
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鄴恥為吐突承瓘所薦堅辭相位
不拜士大夫立身之節當以環鄴為法今其人朋邪為
迹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

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豈
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

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

老萊稱僕田橫笑人黃

節操

節操

節操

節操

節操

節操

節操

節操

節操

節操

節操

節操

姬水貧士傳劉凝之字隱安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
 遣使存問凝之答書稱僕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
 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也
 南史齊晉安王傳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子懋所知
 子懋既敗于琳之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稱
 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笑人
聾不出 屈跪何為 晉常璩梓潼士女傳杜微字國輔
 二年丞相亮領州牧選為主簿與而致之亮引見與書
 誘勸欲使以事諸司微固辭篤疾而釋史明何編修
 當劉瑾用事諸司微固辭篤疾而釋史明何編修
 同其僚以事諸司微固辭篤疾而釋史明何編修
 長捐何 得金還庫 受絲懸梁 南史甄法崇傳法崇
 以為此 一束等就庫質錢後贖還於十餘卒不受
 稱善常以歸庫司庫者以其半為壽復十餘卒不受
 五兩還以歸庫司庫者以其半為壽復十餘卒不受
 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 釋史
 令秦毅在政會濁饋遺朝士以營虛譽嘗饋山巨源
 百斤巨源不為異受之命懸之梁後穀事露案驗
 衆官吏于巨源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有聲鄉閭

不染流俗

却綿死寒

積薪赴火

清修不染流俗 後漢書劉望傳望節操清白有
 鄉曲推而愛之 晉書任旭傳旭立操
 挺之友婿素惡其人適豫郊祀行禮寒甚無綿妻就假
 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唐書
 顏真卿傳李希烈拘真卿蔡州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
 華至其所積薪于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
 景臻等 舉笏却揖 踰垣而逃 唐書宋璟傳璟會
 次謁通禮意張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環舉笏却揖唯
 宋史陳亮傳亮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勝朝堂以勵
 羣臣用種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
 莫知所為惟曹觀知之將見亮恥之踰垣而逃 東

土宗敬

南州冠冕

齧雪咽旃

鍊金鍛鐵

馬司徒王導聞其名辟為椽不就 宋史羅從彥傳沙
 縣陳淵常請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
 聞所不聞與學清節真南 齧雪咽旃 鍊金鍛鐵 漢
 州之冠冕也從彥字仲素 節操 四

人部

前監領和卷二百八十

節操

四

書單于幽蘇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
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
所武既至海上羶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
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死一節視弼之膚霜
介作慶曆起德詩曰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
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遂拜侍中不應進士擘書陸
以金銀鐵指富弼也鍊遂拜侍中不應進士擘書陸
諸宋史尹焞傳焞尚少師事程頤常應舉發策有誅元祐
對而出告頭曰焞尚少師事程頤常應舉發策有誅元祐
書砥行北史骨儀天竺胡人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
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
然獨立元史韓性傳憲府當舉節而儀勵志守常介
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饋粥讀書砥門署
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神龍中旌
忠臣號稱祭酒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

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前漢書無愧
宣帝以蘇武著節老臣令朝望號稱祭酒
先烈寧為旅人新唐書袁朗傳朗從父弟承序亦有
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王世充篡隋羣臣表勸進
而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
清亮無愧先烈宋史穆修傳修知成不書士名士以白
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修修作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
金五百遺修為壽且求載名於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
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餓於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
汚也度身量腹味道守真四乘於子衛公曰交不饋馬
文也度身量腹味道守真四乘於子衛公曰交不饋馬
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
蓋為賓主之饋焉子思曰假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
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
漢申屠蟠傳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
蟠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溼
輕重不為請還二帝歷事三朝宋史崔縱傳縱二帝
窮達易節請還二帝歷事三朝宋史崔縱傳縱二帝

問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遣之書金人
 怒桓之窮荒體不少屈魏志徐宣文帝時為御史中
 丞桓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以為
 左僕射詔曰宣歷仕三朝公亮正巨公名顯三輔
 色有托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也
 鉉翁義不二君後漢書宣秉傳秉字巨公少修高節顯
 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大元以其節高欲
 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若令進
 兒與身何異豈以一子所守皆亡北史崔劼傳劼二
 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清華之
 所而並出外藩劼曰身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
 身何異卒無所聞者莫不歎服金史宋可傳北軍
 駐山陽軍中有聞其名者訪知所存質其子使人招之
 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競勸其往可
 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
 一子故併生乎
 所守者亡之

節操四

近文章 砥廉隅 禮記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

楚兩龔 前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實

張有道 學府元龜張芝少持高節以名臣子勤

匪石不轉 我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不累主人 晉書劉寔少貧寔杖策徒行每所憩

可屈 晉書庾亮傳亮字元規少為功曹亮服造役之衣

車而迎 裴遐巡郡不候駕而行曰請受下士之役太守飾

納於功 曹舍既而裴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

有不可 屈之色太守知其不屈 豈累安邑 後漢書居

安邑老 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或不肯與

安邑令 聞救吏常給仲叔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

人部 節操

不過兄飯

後漢書帝問第五倫曰聞卿為

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臣少遭饑亂實設食不留

食有先熟者呼使食不答呼者曰

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播如此

少勵操行苦身修飾父賀為彭城

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

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

送之闕稱眩疾不肯乘返郡界無

者及屠羊說屠羊說走而從於昭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

有取直如常魚白帖任假家貧賣

取晉書郭文魚白帖任假家貧賣

相語正以不須故增投金承塵

也聞者皆嗟歎與文曰我若須錢

謝之義不受其人已死無所還乃

昔屋得之其人已死無所還乃以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與殷風

蜀物吾欲遺子 潔身北面 晉書郗鑒傳鑒字道徽王

肥敦忌之表徵還與敦相見 敦專制拜安西將軍領合

潔書賈循傳循父會高節 松柏獨秀 宋史胡安

稱疾不答 辟署里中 號一龍 松柏獨秀 宋史胡安

百草嘗語人曰 胡康侯如大冬嚴雪 確如金石 宋史顏

師魯嘗曰 窮達自 有定分 枉道希世 徒喪所守 故其

大節 確如金石 雖動與俗 情不合 而終翕然 信服 比之

清白宰相 貨殖不 敢到其 門時號 清白宰相 比之

藥布 漢書云 啟師事 吳章 王莽 斬章 禁錮 弟子 不得 仕

軍子 收章 葬之 京師 稱焉 將 膝不可屈 宋史劉子薦

公已入 燕子 薦兵 節比 之藥 布 膝不可屈 宋史劉子薦

不賀生辰 振史正 統間 李其 勉為 國子 祭酒 中官 王

終始完潔 唐書 衛次公 傳次公 本善 琴方 未顯 時京兆

節尚終始完潔 其 門庭閑寂 南史 梁宗室 藻傳 藻性恬

室衣冠 莫不 措則 常以 爵祿 太過 每思 屏 非佞人 枕

魏志 蘇文 師拜 賓客 罕通 簡文 尤敬 愛之 屏 非佞人 枕

膝取 文師 推置 之曰 蘇則 之膝 非佞人 之枕 舉觴

立進 釋史 元迎 帝師 至京 有旨 令朝 臣一 品以 下乘 白

為國子 祭酒 舉大 臣俯 伏進 觴帝 師釋 迦之 徒天 下僧 人師

也余 孔子 之徒 天 下儒 人師 也請 各不 為禮 帝師 笑而

起舉 觴卒 飲 非耕 漁不 食 廬結 於岡 畔有 先人 草

常肆 勤以 自給 非身 不執 琉璃 鐘 晉書 崔洪 口不

所耕 漁則 不食 也 非身 不執 琉璃 鐘 晉書 崔洪 口不

珠玉 汝南 王以 琉璃 鐘 誰為 薛御史 御史 明薛 瑄為

閣下 門首 止投 刺三 楊慕 薛之 為人 不得 一 迎送 不

見後 於朝 班中 尋訪 誰為 薛御 史始 識其 面

人部

節操

迎送不

節操

節操

節操

越 南史沈觀幼清淨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嘗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還吳賓客填咽顛不至其門勃就之顛迎送不 **李下無蹊徑**
越閩勃顛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也
唐李又傳又進吏部侍郎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

節操五

晉 詩 晉吳隱之為廣州刺史地有水曰貪泉隱之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重千金試使巨齊飲終當不易心 又左思詠史詩曰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綵對珪寧肯分連重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增 啓宋蘇轍賀歐陽致仕啓曰薦歷三鎮始終一心知無不言曾中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以力事君公獨以道自任

增 書漢鄒陽書曰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懼於威重之權主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增 序宋蘇軾撰樂全先生序曰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

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狗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審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喪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有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

增贊明宋濂撰滕奉使贊曰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

配之有聲烈烈黃旛裹屍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勿緇勿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游帝所凌厲日月

記宋曾鞏徐孺子記曰漢失其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黑白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鈎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强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 明方孝孺竊窩記曰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

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時視人君之尊
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戇
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爲
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
節之足尚也

曾碑宋歐陽脩撰范文正碑曰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
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
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
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力
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

不能必吾豈苟哉

高潔一

釋名曰潔確也確然不羣貌也 易曰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 史記屈原傳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矚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
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北史曰自叔世澆浮淳風殆
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
獨適求友于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
極天地始爲超遠哉 宋玉對楚王曰鳳凰上擊九千

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籬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鬚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抱朴子曰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元之表道足於內物遺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效上林喋喋之畜夫爲春蠶夏蠅之聒耳

高潔二

增王充論衡曰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鏹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 東坡志林曰顏蠲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大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遷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蠲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 史記曰楚威王

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毋汙我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魏公子列傳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厓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漢書歐陽生傳曰歐陽地餘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

萬其子不受後漢書楊震傳曰震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晉書王述傳曰述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王徽之傳曰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

高黎

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微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微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微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 吳隱之傳曰隱之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歡菽不饗非其粟擔石無儲不取非其道 孟陋傳曰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謂温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温歎曰會

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由是名稱益重 南史張瓌傳曰瓌為吳興太守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 宗慤傳曰慤尅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勝計慤一毫無犯惟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 柳世隆傳曰世隆性清廉惟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吳慶之傳曰王琨為吳興太守欲

人部

名慶之為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唐書陸龜蒙傳曰陸氏在姑孰其門有巨石遠祖績者事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宋史司馬康傳曰康為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康光之子也李浩傳曰浩為郡尤潔已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取干以私云文

同傳曰文彥博致同書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天塵埃不到李漬傳曰漬杜門不復仕進往來中條山中不事產業所居木石幽勝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漬皆不答所乘馬嘗為宗人借憩於廛間人有見者以語漬漬即鬻之其惡罵如此宇文之邵傳曰之邵致仕時年未四十自強於學不易其志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矣范鎮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挂冠使吾慊然其為兩賢所推如此金史元德明傳曰德明自幼嗜讀書不言世

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元史鄭林傳曰林子制宜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陞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未及汝近者要束木伏誅已籍沒其財產人畜汝可擇其佳者取之制宜對曰彼以賍敗臣復取之寧無汗乎帝賢其所守姚樞傳曰樞爲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瓦赤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汪澤民傳曰澤民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旣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往返嬉遊超然若忘世者同恕傳曰恕家無擔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槩庵時蕭軒居南

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蕭同倪瓚小傳曰瓚字元鎮不事生產強學好修所居有閣名清閔藏書數千卷手自勘定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篁蘭菊敷紆繚繞性好潔盥頰易水冠服振拂日以數十計齋居前後樹石頻洗拭見俗士避去如恐浼楊維禎小傳曰洪武二年召諸儒纂修禮樂書上以前朝老文學思一見之遣翰林詹同文奉幣詣門謝使者曰豈有八十歲老婦就木不遠而再理嫁者耶明年又遣松江別駕追趣賦老客婦詞一首進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強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上允之

人部

端監類和卷二百八十

高潔

賜安車詣闕廷留百有一十日禮文畢史統定即以白衣乞骸骨上成其志仍給安車還山明劉仕貺傳略曰有王溥者桂林人洪武末為廣東參政以廉名其弟自家來省屬吏與同舟贈以布袍溥命還之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此汙行辱身之漸也李希顏傳略曰希顏隱居不仕太祖手書徵為諸王師授左春坊右贊善諸王就國希顏歸舊隱部使騶輿訪之塗遇一老枕橐而臥前驅蹴之起乃希顏也倚橐與語竟日而別梁潛傳略曰潛字川之洪武間以薦除廣東四會知縣縣有龍橋河吏廉平則河水清自潛至迄去水可鑑劉

崧傳略曰崧博學有志行微時兄弟三人共居一茅屋有田五十畝及貴無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傷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嘗以妻累自隨之任北平攜一童往至則遣還哺時吏退孤燈賦詩往往達旦劉球傳略曰球官翰林侍講從弟珙知莆田遺夏布一匹球封還貽書戒之劉鉉傳略曰楊士奇嘗至其居湫隘幾不容膝歎息而去子瀚頒詔江南鉉戒勿納賄為閱其橐以行比還仍閱之喜曰不辱我矣

高潔三

前庭懸魚

後圃瘞鹿

後漢書羊續傳續敝衣薄食車馬蕭敗府丞嘗獻生魚續

人部

高潔三

高潔三

受而懸於庭承後又進之乃山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新唐書裴寬傳寬為潤州參軍刺史章詵有女擇所宜
 歸會休日登樓見人于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
 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說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汗家
 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
 自欺故瘞之說嗟異妻以女
 月受位明春秋餘味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
 高履尚惟仁矣昔先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
 延陵尚南史謝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
 曰入我室者惟當明月
 對吾飲者推當明月
 傳膺為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以自給
 段秀實傳初秀實自浮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
 必致贈遺願勿納至岐泚因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獲
 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事堂之
 梁問史後以告泚泚
 取視其封帕完新
 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

一 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為離垢先生京師上欲命
 釋者長安人也 有古人絕行慶曆中召至京師趙清獻
 以官固辭歸山 縱鶴放龜 焚香掃地 入蜀獨以
 琴一鶴自隨 唐其清致可知及再入蜀縱鶴放龜想又
 此為累矣 唐國史補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
 至焚香掃地 紙帳蒲團 冰壺玉尺 華自蜀入朝不以
 地而坐 廟即蒲團紙帳如一行僧真難及也 元史
 家行高廟 其清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棄論曰
 間御出局 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
 黃潛傳潛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巨公
 每驚產以 君子稱其清風高
 勢如冰壺 玉尺纖塵弗汗 荷擔而至 栖山以居
 節如冰壺 郭文舉王導聞其名遣船車迎之 濟時若
 百川學海 郭文舉王導問曰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
 擔而居 西園溫嶠嘗問曰貧士傳俞道生以濟時若
 何文曰山草之安能佐世 貧士傳俞道生以濟時若
 清老貧而無室 山以能居人呼之曰半山道人 放浪
 山水 耦耕沮溺 略世務放浪山水間 百川學海夏
 人部

高紫

統字仲御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當
 與元愷評議遇濁代念與屈生齊潔若汗隆之間自當
 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於郡府之間乎 澡身浴德 量腹度形 韓暨傳
 魏文帝詔曰大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
 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邵者也 世說魚復
 侯為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狂疾尋山採藥
 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薛蘿淡然已足豈
 容當此 拾還桑椹 不剪草萊 檢周葵王引為記室
 橫施 以清苦聞其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
 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
 汝等宜以為戒 世說孔稚圭曰以此當清疎門庭之
 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稚圭曰以此當清疎門庭之
 得時譽 頓忘宦情 北史崔休傳休少孤貧矯然自立
 譽 世說孔稚圭曰以此當清疎門庭之 精好孔公
 聽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之精好孔公
 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執不出風不出雨 經案繩牀
 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坐以 瑶林瓊樹 劉昫唐書王維字摩詰齋中無所有唯茶
 累世 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
 風塵外物大 復為清卿 居然名士 北史表聿修傳
 尉謂王衍 復為清卿 居然名士 北史表聿修傳
 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欸每省中
 語戲常呼聿修為清卿大寧初聿修為太常少卿出使
 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兖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
 送白絹為信聿修不受與邢邵書邢邵為刺史別後
 意不及此敬奉來旨吾無問然昔為清卿今日復作清
 卿矣 世說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
 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 羸馬繩羈 短
 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如此 羸馬繩羈 短
 褐穿結 唐書賈敦頤傳敦頤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
 不詳其姓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其
 蔽風日短褐穿結 布被藜羹 竹洲花塢 邵康節無
 簞瓢屨空晏如也

高潔

高潔

高潔

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
 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餘黎
 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劉昫唐書王維得宋之
 問藍田別墅朝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
 舟往來彈琴賦
 詩甯詠終日
 終日端坐
 瞻弟晦為宋
 為業汝勢傾
 耶乃籬隔門
 地築室灌園
 嘗請愿愿不
 回歎曰處君
 飲吳水不辨
 米貴一斗將
 米餉之顛呼
 路糧郎至彼
 未幾那能得
 此米耶可載
 米還彼吏曰
 自

晉書鄧攸傳時吳郡缺守人多欲
 南史孔覲傳時京士大旱都邑
 南史虞愿傳褚彦回
 南史好一試闌不偶退
 南史虞愿傳褚彦回
 南史好一試闌不偶退
 南史虞愿傳褚彦回
 南史好一試闌不偶退

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
 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畚持蔬南史類延之一無所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
 乘贏牛車逢竣齒簿則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遊里巷
 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馬遊里巷
 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
 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多矣吾何以不至於
 此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君者不
 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其利汗其君者
 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為
 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食糲糲於洛水上
 表百城特置一榻南史梁樂法才傳法才為建康令
 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人可以為百城表矣
 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
 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興獨歸後漢范冉傳冉與王奐親善奐為考城令屢遣
 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冉乃與弟協

南史孔覲傳時京士大旱都邑
 南史虞愿傳褚彦回
 南史好一試闌不偶退
 南史虞愿傳褚彦回
 南史好一試闌不偶退

待之與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曰行路倉卒非陳
莽濶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子遠適千里
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
之譏矣便拂衣而去與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晉書
孟陋傳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
事未曾交遊時或弋釣孤與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
也
書逢萌傳時王莽殺其子宇萌即解冠
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高潔四

原口不言錢世說王尼甫雅尚元遠嘗疾其婦貪濁口
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
得行尼甫晨起見錢闌
行呼婢曰舉却阿堵物
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
為時羈樂山愛水好游林澤
不屈其身志高
青雲則誰元也
彈琴獨酌宋史崔遵度傳遵度與物
無競不言是非儼舍甚秋
任心自放後魏楊衒之伽
藍記楊元慎清
志高青雲晉常璩梓
潼士女傳

隘有小閣朝退默坐其
上彈琴獨酌自然自適
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
帝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
以學名世操韻高
潔自號笑笑先生
山池居半南史庾詵傳詵性託足
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
澈衣不修產業
臣心如水平
休明尼白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
自守不與俗交李撝謂江
數曰古如人稱安貧清白曰尼涅而不溜
曰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尼白乎
嚙詩品謝靈運譬猶青松之拔灌木
安陵清者有項仲山飲馬
渭水每投錢郝煎亦然
受茶一串翰苑新書陸贄
以張鑑有重名
費往見既行餽錢五萬曰請為母夫人
日費贊不納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
世說公孫度目郡原曰雲中
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麤竹成簾類林李廣為
尚書有清德

劉晏見其寢室簾甚敞潛度廣狹以麤竹織成簾將以贈麋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高潔五

晉郭璞詩曰緣蘿結高木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
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陶潛詩曰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
觴雖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笑傲
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又詠二疏詩曰大象轉四時成
功者自去借問哀周來幾人得其趣遊目漢庭中二疏
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盈
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

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
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
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唐明皇送賀知章歸四明詩
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
孟浩然仲夏歸漢南園詩曰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徵
君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予復何為者栖栖徒問津
扇枕北窓下采芝南澗濱因聲謝同列吾慕潁陽真
李白答高山人詩曰登艦望遠水忽見滄浪柹高士何
處來虛舟渺安繫又獨坐敬亭山詩曰衆鳥高飛盡
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宋蘇軾雪堂

歌曰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
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願願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
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傾筐兮行歌而采薇

增騷楚詞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
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願頷亦何傷擘木根以結茝
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蹇
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
依彭咸之遺則 漁父篇曰屈原既放游於江潭顏色
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
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

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
人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
而歎其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
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
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
足遂去不復與言

增賦漢揚雄甘泉賦曰靡薜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
芳喻青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 晉孫綽遊天台

賦曰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
超然之高情 又曰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蕩
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五蓋貪欲嗔恚睡
眠調戲疑悔也之遊蒙追義農
之絕軌躡二老之元蹤

增書明王守仁答南元善書曰凡有道之士其於富貴
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
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

增序晉王羲之蘭亭序曰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
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

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
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
不知老之將至 唐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曰窮居而
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
增贊明王達陶弘景贊曰哲哉陶公靡所不通糠粃富
貴勾曲之從月高秋肅一枕松風安知其他我保其躬
彼不知者謂公少疵山中宰相夫豈介而我知公心澹
然無爲不與物絕龍變是宜上凌下替世道日榛寧於
其時俯仰屈伸煙霞泉石今古乾坤高風邈哉不見其

人部

增誠唐姚元崇冰壺誠曰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

增記宋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曰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唯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唯光武以禮下之在豔之上九眾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

之高哉

修整一

增詩曰有斐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會縫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

星之明也又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又曰君子至止黻

衣繡裳 禮記曰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

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齋邀足容重手容恭目容

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

尸燕居告告者告語於人也温温 又曰君子不矜而莊不厲

而威 又曰君子不失色與人 又曰長民者衣服不

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史記屈原傳曰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前漢書匡衡傳曰舉錯
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
遵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
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修整二

增詩曰篤公劉于胥斯原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
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言公劉帶此劍珮以上禮記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
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
之學也博其服也鄉 檀弓曰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

曾子與子貢弔焉闈人為君在弗納也曾子與子貢入
於其廡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闈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
後入闈人辟之涉及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
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前漢書雋
不疑傳曰不疑進退必以禮暴勝之為直指使者威振
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
進賢冠帶櫛具劍櫛具者木櫛首之劍也佩環玦袞衣博帶盛服
至門上謁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
偉勝之躡履起迎 薛宣傳曰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
容甚可觀也 風俗通曰漢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

車馬衣服極為鮮好 漢書張堪傳曰堪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吳志呂範傳曰範為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 獨異志曰何曾家法修整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自坐面南妻坐面北上酒酬酢一歲不至再三 晉書衛玠傳曰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俊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同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 王獻之傳曰獻之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

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 孫晷傳曰晷每獨處幽暗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 杜乂傳曰乂性純和美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 南史謝晦傳曰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常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王思遠傳曰都水使者季珪之嘗曰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思遠 褚綦傳曰綦風儀

人部

洪鑿類函卷二百八十一

修整

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 北史崔
陵傳曰陵狀貌偉麗善於容止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
面如刻畫馨效爲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
畏服 魏書曰封軌善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
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爲賢 新唐書溫彥博傳曰
彥博進止詳華人拭目觀 唐臨傳曰臨見妻子必正
衣冠 韋陟傳曰陟家法修整教子允就學夜分視之
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
僮數十然應問賓客必允主之 韋斌傳曰斌少脩整

好文藝容止嚴峭有大臣體 盧奐傳曰奐早修整爲
吏有清白稱 張嘉貞傳曰武后召嘉貞見內殿嘉貞
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 李晟傳曰晟收京師每
與朱泚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惡之戒曰將務持
重豈宜衣裸爲賊餌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畏服欲令見
之奪其心耳 世說補曰五代趙匡凝每整衣冠使人
持巨鑑前後照微覺有塵即令持紅拂去之 宋史王
旦傳曰旦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歸家或不去冠帶入
靜室獨坐家人莫敢見之 李贄大臣傳曰韓琦姿貌
偉特美鬚髯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為高山太嶽

望之氣象雄傑 事文類聚曰宋梅學士詢性喜焚香
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出
則兩袖郁然濃香滿室 宋史米芾傳曰芾冠服效唐
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 留正傳曰光
宗自東宮朝見正謂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 元
虞里脫脫傳曰脫脫姿貌魁梧少時從其兄幹秃蠻獵
於燕南幹秃蠻使歸獻所獲世祖見其骨氣沈雄步履
莊重歎曰日後大用之才即命入宿衛 李洞傳曰洞
秀眉疎鬚目瑩如電面如冰玉唇如渥丹我冠袞衣望
之者疑為神仙中人 同恕傳曰恕性整潔平居雖大

暑不去冠帶 宇文公諒傳曰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
衣冠端坐 許楫傳曰楫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
其美鬚魁偉問曰汝秀才耶楫頓首曰臣學秀才耳未
敢自謂秀才也 明任亨泰傳曰洪武二十一年亨泰
由太學生為進士第一授修撰即擢少詹事儀觀甚偉
端重自持進止皆有容度人以此稱之

修整三

原攝威儀

整風俗

詩朋友故攝攝以威儀

晉書和

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

無惰容

不過則

人厚自崇重有盛名于世朝

傳功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

惰替之容 禮記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遲行

王劭

人部

修整

緩步

仰首翹身

南史褚彥回傳彥回美儀貌善容止

國使人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歎曰彥回能運行緩

步便得人穿相矣世說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款接

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齊有融風上驚異越風韻都

坐嘗危膝行常曳步翹身仰首見者驚異以為似外祖表

似足武相銜南史王筠傳沈約見筠以非惟額類袁公

風韻都似稷曰表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

此一不似稷曰表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

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

次進拜跪奉饗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

銜無敢散幘斜簪洗沐拭席諸南史王儉傳儉監試

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

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宋

庾仲文傳仲文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

拭席洗於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

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必為方伯不減

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

古人南史庾華傳華孫夔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

士交譽之黃庭堅謂宋史李公麟傳公麟襟度超軼名

其風流不減古人吐納風流進退閑雅緒吐納

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又陸繕傳

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趨步躡履文而使太子諸王咸

取則紫羅香囊玉柄麈尾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

焉欲傷其意因戲賭取而焚之世說王尼甫容貌貌甚

整麗妙於談元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甚

有容狀故益鮮明南史劉懷慎子德願善御車幸太宰江

夏王義恭弟德願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又何敬

容傳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

卷指帝怒曰御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月背為之

明嘗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為之

焦魏舒堂堂王恭濯濯晉書魏舒身身長八尺二寸

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又王

恭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

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祖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唐紀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

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燻衣刺面傅粉施朱駕長管車躡高齒履坐棋子弟無不燻衣刺面

囊列器玩於左右從風神如許容止可觀宋史楊

用故人薦出淮關杜景繁曰風神如許他日不在我

容止如藍記臨淮王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詳審

可觀木華黎兒失烈門子中郟行省帝嘗遣使至

見其威容凜然儻有奇氣所部軍士紀綱整肅還朝

姿貌英偉望之如神世祖雅聞其賢且聞其父之死

十六名見帝見其容止端重奏對詳明喜而謂曰失烈

門有明秀若神鬚眉如畫特明秀若神南史梁

王茂傳茂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

莫見其情容姿表瓌麗鬚眉如畫為眾所瞻望謝安

自况張緒當年南史王儉傳詳上散幘斜簪註又

條甚長狀如絲縷武帝以植于靈和衣冠鮮麗眉

殿前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衣冠鮮麗眉

日清揚冠鮮麗元史張起巖傳起巖面如紫瓊美鬚

方顯而眉目清揚望善自標置儼如老成元明風

而為雅量君子善自標置儼如老成元明風

采間潤進退可觀善自標置儼如老成元明風

盧郎有如此風神惟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

大雖在弱齡儼然如老成錦衣驄馬樓笠綺裘

宋史韓忠獻公也忠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

立陣前者韓相公也忠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

敵冠姓譜宋俞遠自號空谷山人身膺神骨秀竦好著

人盡善持音儀好治容服南史張敷傳敷善持音

戲未嘗 改席易衣 長裾廣袖 南史羊欣傳欣嘗請

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

子庶庶弟蔚少清秀有襟期倫理涉觀史傳兼 傅粉

屬文詞昆季並尚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 何郎

何郎 薰香荀令 明帝疑新語何平叔夏月與熱湯餅既

嗽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白 習鑿齒襄陽記劉

季和性愛香謂張曰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帳三日香氣

不歇為我何如坦曰醜婦效顰見者 修整四

必走也晉荀勗為尚書令故云令君 修整四

原避雨危坐 後漢書茅容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

玉山照人 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

也 風儀嚴峻 荀萬姓統譜明吳凱言行不 乃與促膝

南史王思遠傳思遠立身簡潔客有請已者規知衣服

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猶令二

其交帝拂 自合一香 錦繡萬花谷金日彈入時欲衣

鳴玉以相 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 進止有常處

宋史王曾傳曾姿質端厚矚目 修整五

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 修整五

增詩 唐李白贈獨孤駙馬詩曰都尉朝天躍馬蹄香風

吹人花亂飛銀鞍紫鞵照雲日左顧右盼生光輝 宋

王臨川詩曰紫芝眷宇傾一坐笑語但聞鷄舌香

增賦 晉左思蜀都賦曰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

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元黃異校結馬續

修整

修整

紛

增騷楚屈原離騷經曰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糝糝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又涉江篇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巍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予知吾方高馳而不顧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一

人部四十 公平正直

公平一

增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書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詩曰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禮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

人部

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原**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增**又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苟利國家不求富貴 晉書潘尼曰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 又王坦之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 洪武實錄曰上謂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無也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實斯不陷於一偏至於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則人得而中之矣大抵

人能不偏于好憎喜怒則此心廓然大公不爲物累是 以其耳目聰明志氣如神矣 老子曰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子華子曰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 慎子曰夫投鈎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鈎策爲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 荀子曰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明於中不以

私害之若此則可謂公士矣 呂氏春秋曰昔瞽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有天下者眾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私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長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 淮南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 說苑曰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處公門則不言貨當公法則不阿親奉公舉則不避讎忠於事君謂之公

公平二

史記

增說苑曰晉文公問咎犯誰可為西河守對曰子羔曰非汝之仇歟曰君問臣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而謝之咎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 左傳曰楚申公巫臣以夏姬行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我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原**禮記曰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頒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一

公平

三

不果頒

增左傳曰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爨

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家語曰楚王出遊亡烏擘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已之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原**又曰澹臺滅明為公正無私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社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曰棄母死君可乎社之善曰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

死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社之善曰

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

增史記司馬穰苴傳曰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士卒

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

糧享士卒吳起傳曰魏文侯以吳起用兵廉平盡能

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原**漢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

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

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臣死不恨矣**增**楊敞傳曰敞子惲居殿中廉潔無私

郎官稱公平雋不疑傳曰不疑每行縣錄囚徒還其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一
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
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 于定國傳曰定國父
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罹文法者于公所決皆
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 黃霸傳曰宣帝
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
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朱邑傳曰邑為人敦厚篤於
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
東觀漢記曰耿嵩履清高之節王莽末賊盜起穀貴人
相食宗族在兵中者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
宗人共推之主廩給莫不稱平 增後漢書陰興傳曰

興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哀不相能知其有用猶稱所
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
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 陳實傳曰實
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
怨者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高柔傳曰時
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
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
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
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
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旨深切

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魏紀習鑿齒曰
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巖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
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
以能窮物而無怒者以其無私也 晉書顧榮傳曰榮
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狀貌
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
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 北史高隆之傳曰隆之入為
尚書右僕射時初給人田羣貴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
薄隆之啓神武更均平之 通鑑曰劉子翼性剛直朋
友有過嘗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

恨 唐書李素立傳曰素立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
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
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
乎帝嘉納 房元齡傳曰元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
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已有之議法處令
務為寬平不以已長望人取 求備雖卑賤皆得盡
所能 唐臨傳曰臨持節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累
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
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衷以稱朕意
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分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

游錄卷之二十一
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絕意帝歎曰爲獄者固當如是 張文瓘傳曰文瓘居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冑 徐有功傳曰有功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出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爲獄嘗持平守正 韋承慶傳曰承慶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公之 李日知傳曰日知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

法令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 李昭德傳曰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郇令裴仁軌私役明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頷之 韋陟傳曰陟遷吏部侍郎選人多僞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采擿辨無不伏者黜正數百員銓綜號爲公平 盧從愿傳曰睿宗立拜從愿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於官

偽牒詭功擢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
官其一子 記纂淵海曰唐裴均器局峻整人不敢干
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均資給優厚從容款洽其人
乘間求京兆判司均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
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均則
必不可 唐書崔祐甫傳曰祐甫改中書侍郎薦舉惟
其人不自信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
不諧允 韋仁壽傳曰仁壽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
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 通鑑唐紀曰元義
方言李絳私其同年上以詰絳對曰若其人果才雖在

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
便身非徇公也 五代史曰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
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命李
懌為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偶然耳後生可畏來
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
俊為准格 宋史李沆傳曰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
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
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
敢效尤 王旦傳曰寇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為使相
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

而除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
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且所以薦者準媿歎以
爲不可及 楊仲元傳曰仲元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
年未嘗以私怨加人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與輕
法以是爲報國耳 詹體仁傳曰郡人真德秀早從遊
嘗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
媿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元史朶爾直班傳曰
朶爾直班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至官詢民疾苦知米
粟羊豕薪炭諸貨皆藉鄉民販負入城而貴室童奴公
府隸卒爭強買之僅酬其半值又其俗編柳爲斗大小

不一豪賈猾僧得以高下其手民咸病之即飭有司厲
防禁齊稱量諸物乃畢集而價自平 周自强傳曰自
強爲婺州路義烏縣尹時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
差徭不平自强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
攷於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 張閏傳曰閏八世不異
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
功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
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己兒兒亦不
知孰爲己母也 明紀曰天順朝會試下第舉子有怨
考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亦不第揣賢必怒遂奏考官較

文顛倒宜正其罪上召賢問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命置舉子於法羣議乃息

公平三

增孺子分肉

良將投醪

史記陳丞相世家里中社平

孺子之為宰分肉甚均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黃石公記昔良將有饋餼者投於河令士卒迎流飲之非滋味及也

水三軍為之死非滋味及也

懷北史羊敦傳敦為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

知饒州呂再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當大用之

豈可但除舊職遂拜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陝西希文面

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關懷

大小咸便

毫髮

無私元史白景亮傳景亮授衢州路總管先是為郡者

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均之役多至破產失業景

見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出

之多寡大小家各使為法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

易集他郡邑皆取以法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

等謂曰每奏事其間有不法經上覽者稍留帝驚曰有何

人言以為不可一日奏對且退曾等稍留帝驚曰有何

事不與王旦來皆以前事對且退曾等稍留帝驚曰有何

察之無毫髮私自束封後朕諭曰旦等稍留帝驚曰有何

謹奉

表微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翁

右奈何答曰選德進賢稱讐立子與唐書厚表微選學士

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

午也可是使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

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諸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

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其祁奚之謂矣午祁奚子

過宋史李沆傳沆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
過能于以私韓詩外傳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
文侯將以守誰可用者解狐曰柳守柳伯柳問左右誰
文侯左右皆曰解伯柳守柳伯柳問左右誰曰子乃寬
君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
者吾私也公事不受請謁甚著聲稱南史江湛傳
有刺張黎傳黎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
北史張黎傳黎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
約公平甚著聲稱黎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
上捕出中涓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
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秦犯蹕罰金降階勸酒
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之公也今法而天下用重之是
不信於民也廷尉與天下之公也今法而天下用重之是
謂重武曰自頃所措其手足北史崔暹傳魏帝宴華林園
平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
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

褒美 荆人遺弓 虎賁奪劍 呂氏春秋荆人有遺弓
荆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後漢書
張劬劾奏冀詔以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令出冀弟不疑舉
奪劬劾奏冀詔以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令出冀弟不疑舉
對曰明府不以疾陵之奏冀謂曰昔舉君適以自罰也陵
獨薦處厚 皆喜少卿 新唐書韋表微傳表微為私恩
端州廳嚴蔣防皆論去學十藝人等薦承相所善者表
微獨薦處厚任安常分粟其公 藝文類聚史記曰邑中人
民俱出獵任安常分粟其公 藝文類聚史記曰邑中人
宋史曾三復傳三復在臺餘兩年持論正平不激不
隨 書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正平不激不
三國各處 一兒往督 秦為尚書郎會罷秦從兄平先在
止奔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
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奔
人部 謝盤頁初卷一百八十一 公平 七

數就邸舍因門東國起居珠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
 附寵論心各有所在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
 所欲聞何以見問藝文類聚魏武令曰今壽春漢中
 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
 亦未用誰也雖兒小臣見愛而長亦大能善必用之
 吾非有二言也但不私臣史郭延魯遷復州刺史九年
 敢忘先君每戒諸子魯歎曰吾先君為心州者九年
 民到於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先君之志
 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宋史范純仁坐貶每
 戒諸子怨章博必怒上之七子均養兩虎共鬪通
 聞命宋環蘇頌為諸王之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
 一佳名及佳號頌為諸王之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
 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如拜上佩位無
 之德上善之吾見史記廉頗為趙將聞不肯與會已出
 見頗引車避匿吾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
 臣雖孱弱獨畏廉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
 徒以吾兩人存也今兩虎相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

者以先國家之為官擇人迎門見母
 急而後私讐也為官擇人迎門見母
 象先為揚州參軍時吉項與元方同為吏部侍郎項
 擢象先為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項曰為官擇人豈以太
 守梁統深相敬不以官屬禮之嘗迎於大門引見母
 徹棘開門毀家紓國五代史和凝傳凝知貢舉是
 動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開省門絕人出入以
 為常擬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
 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尹惟憂國家不私親戚書
 王坦之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
 以功臣先不私恩尺布無私一瓜必共鄭文
 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尺布無私一瓜必共鄭文
 私傳北史齊蘭陵王長恭傳長恭為將躬勤細事每得
 甘美雖一瓜數果吾為宰相子皆奴材貞治軍嚴
 必與將士共之

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為之作亂子儀
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
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愛一卒之私耶汝元振
及其同謀者四十人皆殺之記纂淵海郭子儀杖殺無
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
諸子泣訴于儀且言都虞侯之子橫子儀此遣之明日
以事語僚佐而數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何賜置
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賜置
軍門賞分麾下唐書石雄傳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
武編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賞賜分其
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
不盡餐不嘗食士卒卒以此愛樂為用也奉職死節
論法決疑史記郵傳都為愛樂為用也奉職死節
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蜀志
楊戲傳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
號為平當何必不九卿豈可負一郡傳謝字升卿

祖父經為郡獄吏按法平允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
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
吾決獄六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孫何必不為
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三國志王觀傳觀為南陽涿
郡太守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為劇中平者主者
欲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鹵數有冠害云何
不為劇耶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
夫君者所以為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明府有任子觀
豈可為人守之私而負一郡之外劇乎遂言為外劇郡
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民乎遂言為外劇郡
于定國為廷尉民以不寬蘇孺文按太守人皆知
畏漢書于定國傳定國疑平法務在京鰥寡罪疑從
寬民于定國為廷尉民以不寬蘇孺文按太守人皆知
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察其姦賊廼請
太守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
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人為不善無使
止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人部
州益貢約卷三十一
公平

聞於應鈴 吾自非私敢以撓夫弘正宋史范應鈴傳
 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之門弘範南征以弟弘正
 無使范公聞之元史張弘範傳弘範南征以弟弘正
 為先鋒戒之曰選汝驍勇非私汝功曹奉檄敢辭從
 也軍法重吾不敢以私撓公勉之後漢書袁安傳安
 事之書 使者行臺先飲故人之酒為後漢書袁安傳安
 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情則非功曹所持辭不敢受
 加侍中舊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貪穢狼藉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短長由卿
 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
 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既而表勅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

公平四

增任以宮省三國志董允傳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
 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

欲任以宮 猶宰割羊元史忙哥撒兒傳忙哥撒兒為

主上以我長此官諸公其為我言以何道守官宋皆默然又問之有夏人和幹居下坐進曰夫禮魯忽赤之道

使傷其脊在持平而已可談風月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為近世

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表記纂淵海尹翁歸抱公門桃李數十人卒為各臣

或謂仁傑曰為近世表公門桃李分衣共食唐書楊綰傳綰遷

矣親故未嘗私以王官共品裁清允唐書楊綰傳綰遷而親故未嘗私以王官共

服其密籍其名宋史王旦傳旦為相賓客滿堂無敢

後名與語訪詢四方利病或可疏其言而獻家書不

之觀才之神道富公使契丹始受命聞一女卒再發命鄭公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

與士卒分勞

武編魏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斷獄三十年

後漢書郭躬傳躬父弘太守宥恂以弘

弘所決者退無怨情
郡內比之東海于公
介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
之何也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而臺官

不求識面臺官

東軒筆錄孫夢

公平五

增表諸葛亮出師表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

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
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增對唐陳宓對曰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

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

沽名眾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
人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
嘗援古事以文邇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
棄老奸宿臧以巧請而率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
徑則舉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

原論

魏曹羲至公論曰凡智者之處世咸欲興化致治

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抑私割情以順理厲清議以督
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
是非非賞罰不明故臧否不可以遠實賞罰不可以失
中若乃背清議違是非雖堯不能一日以治審臧否詳

賞罰雖中主可以萬世安君子知私情之難統至公之
易行故季友鳩兄而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者
皆前世之通士晉魯之忠臣也亦豈無慈愛骨肉之心
愍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理之
要也人之用也昔鯀者親禹之父也舜則殛鯀而興禹
禹知舜之殛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禹知己之
至公故用之而無疑無私者雖父黜而子不言况用之
他哉 晉嵇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影而患
影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恨情之不巧豈不
哀哉未有抱偽懷姦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

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不以愛之而苟
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非賢人君
子高行之異美者乎

增評三國志諸葛亮評曰諸葛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
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
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重輸情者雖重必釋游
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
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
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
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增箴唐張蘊古大寶箴曰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眾棄而後加刑眾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

增誠唐姚元崇執秤誠曰瞽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得行於里閭紛競以息故南北以對左右以持秤物低昂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公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師其

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以觀則同夫佩弦

正直一

增爾雅曰梏梗較頽庭道直也注梏梗較頽皆正直也詩曰既庭且頽頽道無

所屈疏庭條直也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又曰君子敬

以直內書曰直哉惟清又曰直而溫又曰平康

正直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又曰彼其之子邦

之司直禮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

生矣 又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韓詩外傳曰君子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 又曰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激行 國語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 漢書賈山至言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 宋史羅點傳曰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已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

時俗小人志在一已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言所行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 亢倉子曰程王貴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 荀子曰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忤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 韓非子曰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 文中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吾未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鹽鐵論曰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 元次山曰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

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日

正直二

增子華子曰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 又曰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公將致其所賞晏子辭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 韓詩外傳曰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

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肯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新序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如何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非仁君也文侯怒逐任座次至翟璜對曰君仁君也曰何以言之對曰吾聞其君賢者其臣直間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仁也文侯曰善復召任座 呂氏春秋曰

熊意見齊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何能
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汙君今意身得
見君而家托乎齊意何能直夫賢主所以貴士者以其
能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人主欲聞枉而惡直是障水
源而欲其流也 漢書周昌傳曰昌為人強力敢直言
自蕭曹等皆卑下之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
為太子昌廷爭之強上聞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
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
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 史記汲鄭傳曰黯為人性
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

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
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 漢書蓋寬饒傳曰寬饒
奏封事上以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
以為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頌寬饒曰寬饒進有
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
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 後漢書彌衡傳曰
孔融上疏薦衡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
如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司馬芝傳曰
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
短退無異言 蘇則傳曰則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

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臣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晉武帝本紀曰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謹言審諤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諍臣爲損哉 晉中興書曰紀回字公則不畏強禦丹陽尹桓景頗佞事司徒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

甚愧之 晉書庾袞傳曰袞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否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 王恭傳曰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 崔洪傳曰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有過輒面折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鷓在北爲鷹 孫盛傳曰盛

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既而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遠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南史陸杲傳曰杲爲御史中丞性倜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賦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梁武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 劉瓛傳曰齊高帝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

議以爲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規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帝出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 明山賓傳曰山賓家中嘗乏困貧所乘牛旣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北史古弼傳曰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棋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歐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棋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狀

以聞帝奇弼公直皆可其奏 魏書于烈傳曰烈爲領
軍將軍咸陽王禧爲宰輔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
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軍可爲差遣烈曰領軍但知典
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禧復遣謂
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
答曰若是詔應遣官人何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
可得羽林不可得 北史高恭之傳曰恭之字道穆以
字行除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出犯清路執赤棒卒
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
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

陽固傳曰中尉王顯起宅旣成集寮屬宴饗酒酣問固
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溢流稱至今豐屋生災著於
周易此蓋同傳舍耳惟有德能卒願公勉之 柳昂傳
曰昂子調歷祕書郎侍御史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
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動搖不須風調斂版正色曰調
信無取公不當以爲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
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榮毗傳曰楊素
薦毗爲華州長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
繩之無所寬貸素因朝集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
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

其在朝侃然正色爲百寮震懾 韋思謙傳曰思謙擢
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懼州縣爲
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直思謙劾之罷爲同州
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猶直觸機
輒發暇恤身乎 李邕傳曰邕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
璟劾張昌宗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
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 舊唐書曰韋
安石爲納言常於內殿賜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
人於前博戲安石跪奏曰蜀商賤類不合預登此筵因
顧左右令逐出之一座皆爲失色則天以安石辭直深

慰勉之 通鑑曰武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皆以爲
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
在臣等 唐書李日知傳曰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
臨幸宴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誠睿宗他日謂曰
嚮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 白居易傳曰
居易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
色罷謂李絳曰是子吾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
之 吳兢傳曰兢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
宗誘張說誣証魏元忠事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
所爲即從容諺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

流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一
競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競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田布傳曰布爲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常論事帝前同列將麾却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輕進李晟傳曰晟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於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搢紳儒者事公勳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耶通鑑曰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臣職當杖

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穆寧傳曰寧性不能事權右毅然寡合執政者惡之雖直其誣猶置散位寧默不樂喟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又可以進乎嘗謾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其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鄭澣傳曰澣爲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澣父餘慶曰卿令子朕直臣也可更相賀劉蕢傳曰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庭是時第

策官見黃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
取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黃逐
我留我顏其厚耶乃上疏曰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黃
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奸必容雖過當獎書於史策千
古光明 五代史曰蕭儼仕南唐累官大理卿兼給事
中後主屢與嬖倖對奕儼入白事舉奩投地後主大怒
曰汝與魏徵孰愈儼從容曰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唐
太宗矣 宋史竇偁傳曰偁遷左諫議大夫充職七年
參知政事上謂偁曰汝何能臻此偁曰陛下不忘舊臣
太宗曰非也卿能以公正責賈琰朕旌直臣耳 呂端

傳曰端被疾詔免常參後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
有司言當罷奉詔賜如故時李惟清以樞密改御史中
丞意端抑已即彈奏常參官疾告逾年受奉者又構人
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也
唐介傳曰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
望介處之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
張戢傳曰戢為監察御史裏行論王安石亂法書數十
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戢曰戢之狂直
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 鴻書曰王安國
字平甫安石弟也以茂才入對帝問卿兄秉政若何曰

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
吹笛於內兄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幸柘
公遠佞人 宋史趙鼎傳曰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
大內鼎見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
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 韓世忠傳曰岳飛寃獄舉
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櫻檜怒又抵誹和議觸檜尤多
杜莘老傳曰莘老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
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
極言無隱稱骨鯁敢言云 王淮傳曰樞密都承旨王
忬怙寵爲姦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

斥之且曰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穎論
事任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
高此風可貸也黜之適成其名上說 倪思傳曰思疏
十上言多痛切時李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
於灤因奏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
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
則離間父子幾至亂亡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
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 葉顥傳曰高宗詔求直
言顥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
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直 辛棄疾傳曰孝宗召對延

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
及三國晉漢人材持論勁直不為迎合 程元鳳傳曰
元鳳改宗學博士以詩禮講榮王府旁諷曲論隨事規
正多所裨益王亦傾心敬聽輪對極論世運剝復之機
及人主所當法天者理宗覽之曰有古遺直風 楊泰
之傳曰泰之入對言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
使天下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益消上奇其對
金史紇石烈良弼傳曰一日上問良弼曰朕觀前史
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直言為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
弼曰今豈無其人哉蓋以直道而行反被謗毀禍及其

身是以不為也 李晏傳曰晏為御史中丞會朝士以
病謁告世宗意其詐謂晏曰卿素剛正今某詐病以宰
相親故畏而不糾與晏跪對曰臣雖老平生所恃者誠
與直爾百官病告監察當視臣為中丞官吏奸私則當
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不知其畏宰相何圖焉
張行信傳曰行信為人純正不事修飾雖兩登相位
殆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為
動色行信處之坦如也 元史竇默傳曰默為人樂易
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
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 程思廉傳曰思廉

累任風憲剛正疾惡言事愷切如請早建儲貳訪求賢
俊辨車服議封謚養軍力定律令皆急務也 楊彖兒
只傳曰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叵測彖兒只救之後
數日帝讀貞觀政要彖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
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
將焉用之帝笑曰御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
明洪武實錄曰劉基為人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
下事是是非非無少回曲上察其誠任以心膂基亦自
謂不世遇知無不言 宋思顏傳略曰太祖嘗視事東
閣天暑汗沾衣左右更以衣進皆數經浣濯者思顏曰

主公躬行節儉衣浣濯之衣真可示法子孫但恐今日
如此後或不然願始終如一太祖嘉其直賜之幣 稗
史曰文皇喜漢王英勇乃私召問隆平侯張信信艷然
對曰事于天常豈易為耶文皇大怒拔劍折信齒衣盡
血漬少焉賜更新衣曰直臣也事遂寢 李時勉傳略
曰帝幸史館撒金錢賜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帝
乃出餘錢賜之 羅倫傳略曰倫舉進士對策有曰人
主一日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
政欲去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官修撰
會李賢奪情臺諫皆不敢言倫詣私第告以不可旣數

日復上疏歷陳古今奪情之非遂落職士論益榮之
武宗實錄曰王恕字宗貫三原人巡撫雲南勅鎮守中
官不法事沒其部下所得金寶勳戚咸憚之使人至尼
方無敢索其賂者居雲南九月疏二十上言皆剴切由
是直聲動天下又曰馬文升歷事五朝垂六十年儉
節清名終始如一直道而行不阿權貴雖遭讒懼諾屢
起屢仆迄不少貶獻徵錄曰明憲宗時妖僧繼曉挾
近幸梁方以進得被殊眷林俊上疏極論請斬繼曉而
黜方言甚激烈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作一語俊直
聲振海內人比之鳳鳴朝陽云

正直三

增賜箸

破琴

開元遺事宋璟為宰相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賜璟曰非賜汝金蓋以箸表

之遠對使

張網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上書求見公卿師位特甚

願賜上方

張網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上書求見公卿師位特甚

曰安昌侯

張網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上書求見公卿師位特甚

死不赦御

張網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上書求見公卿師位特甚

逢比于遊

張網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上書求見公卿師位特甚

忌叩頭殿

張網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上書求見公卿師位特甚

其言非固

張網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上書求見公卿師位特甚

輟行以旃

張網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上書求見公卿師位特甚

問狐狎安

張網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上書求見公卿師位特甚

口大文夫

張網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上書求見公卿師位特甚

譜龔端元

張網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上書求見公卿師位特甚

問大文夫

張網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上書求見公卿師位特甚

口大文夫

張網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上書求見公卿師位特甚

譜龔端元

張網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上書求見公卿師位特甚

問大文夫

張網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上書求見公卿師位特甚

口大文夫

張網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上書求見公卿師位特甚

正直

三

時事危言 謹論欽宗 置笏而退 躡履以行 北史劉
謂其凜凜有直臣節 殿前答之 行本進曰 此人素清其
隋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 上問曰 陛下不以臣不肖令
過又小上 顧行本 正當上前 曰 陛下不以臣不肖令
臣在左右 臣言若是 陛下不聽 臣言若非 臣當致之
於理 安得輕臣 而不顧 臣所言 非私 因置笏于地 而退
上斂容謝 遂原所答 者宋史 王希呂 傳 希呂 以勅
院不草詔 外方說 之見 用也 氣勢 顯赫 後省 不書 黃學 士
屏徒御 躡履 以行 恬不 為悔 由是 直聲 聞於 遠邇 雖以
此點亦以 韓休知否 魏公兼之 唐韓休 傳 休峭鯁
嘗不盡 帝嘗獵 苑中 或大 張樂 稍過 差必 視左右 曰 韓
休知否 又魏知 占貴 愛 坐客 引去 陛下 何之 東陳
古遺者 其魏公 乎 宋史 周葵 傳 葵嘗 乞名 用侍 從
兼之 者其 魏公 乎 宋史 周葵 傳 葵嘗 乞名 用侍 從
佩儻負 氣不 戚戚 於貧 賤 蔡京 王黼 方用 事人 莫敢 指
言獨 東無 所隱 諱 所至 宴集 坐客 懼為 已累 稍引 去
尚書 門矯 跪問 曰 陛下 欲何 之 帝曰 欲案 行 文書 耳 矯

曰此自 臣責 分非 陛下 所宜 臨也 若臣 不稱 其職 則
請就 黜退 陛下 宜還 帝慙 回車 而反 其亮 直如此
並為 佳士 豈有 僊人 臺諫 孝宗 曰安 得如 卿直 諫者
遂薦 李浩 龔茂 良孝 宗皆 以為 佳士 次第 用之 吳忠
虞翻 傳 翻性 疏直 數有 酒失 孫權 與張 昭論 神仙 吳忠
昭曰 彼皆 死人 而語 哉 允真 忠臣 岱之 益友 北史 高
神仙 世豈 有神仙 哉 允真 忠臣 岱之 益友 北史 高
有不 便允 輒求 見帝 知允 意遂 屏左右 以待 之禮 敬甚
重晨 入暮 出或 積日 居中 朝臣 莫知 所言 論帝 謂羣 臣曰
如高 允者 真忠 臣矣 朕有 是非 恒正 言面 論至 朕所 不
忍聞 者皆 侃侃 論說 無所 避就 朕聞 其過 而天 下不 知
其諫 豈不 忠乎 三國 志 呂岱 傳 岱親 近吳 郡徐 原好
直言 岱時 有得 失原 輒諫 諍又 公論 之及 原死 岱哭 之
甚哀 曰德 淵岱 之益 友今 不幸 引裾 奮衣 釋旌 係
鞶魏 志 辛毗 傳 帝欲 徙冀 州士 家十 萬戶 實河 南時 連
鞶魏 志 辛毗 傳 帝欲 徙冀 州士 家十 萬戶 實河 南時 連
皆莫 敢言 毗曰 與朝 臣俱 徒求 見帝 知其 欲諫 作色 以見 之
非耶 毗曰 臣以 為非 也帝 不答 起入 內毗 隨而 引其 裾

正直

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御持我何太急耶遂
 徙其半衣子華子周之六師歷郊而陳武王戰係解焉
 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
 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為係戰者也王不得已乃
 釋旄鉞而朕所自知君難獨處新唐書趙涓傳始
 親係之乃東宮代宗疑之涓以監察御史為巡使治所
 乃官人直舍帝在東宮頗德之及為觀使察使韓滉所
 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
 詔拜尚書左丞既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對曰然
 聞不信也幸德宗欲遂以為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
 處故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論之以示登
 易碎衣封許國公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
 壞獨不進曰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史緯宋陳禾傳
 禾嘗勅童貫奏未終徽宗拂衣起禾引上衣服請臣豈
 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
 惜碎首以報陛下上曰卿能如是朕復何憂內侍請易

衣上曰留鯁切如初辭色不變宋史李彌遜傳彌
 以旌直臣鯁切如初辭色不變宋史李彌遜傳彌
 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為起居郎直前論事鯁切如
 初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為起居郎直前論事鯁切如
 白萬臨頤謁眾皆悚伏獨為箴規臨遷唐書唐臨傳
 之辭色不變眾皆悚伏獨為箴規臨遷唐書唐臨傳
 夫韋挺貴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
 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
 班挺失色眾皆悚伏又李景伯傳景伯為回波詞或以
 中宗晏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
 媚上或要巧諂至景伯獨為箴規語以
 諷帝帝不悅中官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吾有李生
 朕之汲黯北史李彪傳彪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
 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繡萬花谷真宗見田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
 執之數四至於再三不從賢執之數四左右皆寒悚
 同列亦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然
 至於利害係國家安危者豈可默然以苟祿位上知賢
 人部

之深終不以爲忤也。此史游肇傳肇於吏事斷決不
 速主者詰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雖寵勢干請終
 無迴撓方正之受之寒心聞者掩耳用事凡百皆
 操舉天下莫能奪劉道原直指其事而是非之或面刺
 介甫變色如鐵受之者寒心聞之者起而避席道原略
 不以介意宋史呂祖泰傳祖泰論帝爲斂容臣
 不好戲北史崔昂傳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武同賀
 興小鳥孕大未開福感所願待瑞故桑維之戒實啓中
 帝爲斂容承順惟史官廟初思願用舊人名寔義等徵人寵
 臣皆依違承命圍棋臣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時
 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教一人獨賢二臣不幸羅氏
 無益之立朝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公孫之阿
 曰士之直朝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公孫之阿
 諛忠厚所以關張湯之殘刻武帝尊國五十五年其臣
 之賢獨此一而巳宋史羅點傳點無矯激崖異之

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辨
 點曰當先論其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
 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
 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獨焚詔仁傑編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賜張昌宗狄
 仁傑紫綬袍爲對賭昌宗見之衣翠裘乃變臣寵遇之
 服對臣之袍臣猶快昌宗見之衣翠裘乃變臣寵遇之
 對御宋史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馬而
 去御宋史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馬而
 貴妃沈對使者引燭焚詔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爲不可
 遂寢拾遺補闕追走逐飛張芹備遺錄戴舜官侍
 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
 治得失民生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以古
 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論補益當時顯名後世蓋所以古
 人自期待哉公與侍讀張信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
 稱上意拾遺補闕直聲振於朝初譚集李繪爲高陽
 內史崔謙恃勢乞糜角鶴羽繪答曰鶴有六翮飛則冲
 人部

正直

天虞有角走則入海下官膚體
 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走
 流品漢書陳萬年傳萬年子咸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
 在臺彈劾無所避每進惡言必
 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為言
 金史李魯阿魯罕傳上問紇石烈良弼曰阿魯罕何
 如人也對曰魯阿魯罕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順
 徐有功傳時獄吏爭以周內窮抵相高朝野震怒莫敢
 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書申屠嘉傳嘉為人廉直
 嘉坐自如充聞異此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
 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罷朝嘉
 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廟廷
 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常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
 盡出血不辭上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召通而謝丞
 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殺
 於眾坐稱其佳謂廬江人上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

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
 人所謂復傳數復靜默自守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
 謂之曰佛鯁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初潭集魏世
 相選丁郎為郎郎托疾不謂無忝爾祖矣初潭集魏世
 臣實問不病取郎為郎對曰能殺
 左傳晉那侯與雍子爭鄰也
 魚攝理雍子納其女於叔魚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
 叔魚與雍子死可也乃施那侯而罪於叔魚叔魚向叔
 罪施生髮死可也乃施那侯而罪於叔魚叔魚向叔
 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目張瞻言
 語近世敢言之無備有之然終始一節明小格君為
 人之所難言者絕無而僅有三惟洪公天錫以正心
 說又言古今為天下患者三惟洪公天錫以正心
 聲動天下望冠一時士大夫稱直御史必曰唐天子
 方而不名唐書李絳傳
 絳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
 人部
 開盤類函卷三十一
 正直
 馬

獎汝明京頗見憚宋史滕元發傳元發以前過臣居筠
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頌神宗測
然即以爲湖州又張汝明傳汝明嘗攝殿中侍御史
即日具疏勸政府市恩招權以蔡
京爲首帝獎其介直京頗憚之

正直四

增國之龜寶北史隋柳或傳或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
柳或正直之士
斷麻不連呼太平唐書張萬福爲金吾將軍裴延齡
可草請延英門疏論萬福聞諫官伏閣行延英門大
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諸諫議能如此天下
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矣諸諫議能如此天下
福武人作八十餘自北地傳隆中書令傅亮選事
傳廓徵爲吏部尚書因北地傳隆中書令傅亮選事
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

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
不拜干木羨之小字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
故廓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自不欲使居權要徒
尚書那律曰以瓦爲油衣唐書谷那律傳那律從太宗出獵
之當不滲帝悅其直爲國砥柱其弟見畫像不類上幸
取舊藏本以賜其家上有昭世祖霽威元玉昔帖木
陵御題直哉若人爲國砥柱兒傳玉昔帖木
木兒爲直世祖每爲之霽威堂植八杉回元豐中徐師
吐辭鯁直性耿直建堂植八杉號曰賜名曰筆魏書古
直節曰吾欲守節如此杉之直筆取其
以敏政著嗣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
直而有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才也笏擊邦昌史
李綱傳弼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不可與邦昌同
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不可與邦昌同
伯彥乃曰李綱氣兩路爭卿宋史和斌傳斌擢文思
直臣等所不及

淵源

正直

鳳廣西以蠻事乞留秦州亦請之後名對議者謂交州
可取斌盛言有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曰卿
質直如此乃知兩路爭如為不誣矣何愛一官唐書魏謩諫帝出李孝
時指事直言無所避謩為拾遺屢有獻納雖居官
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為右補闕
送史館姓譜明齊魯洪武初舉進士授御史性鯁介敢
言嘗因事進諫擊落二齒魯拾之謂上曰臣此
二齒當送史館上
默然由是益重之

正直五

增詩漢朱暉為臨淮太守吏人為之歌曰彊直自遂南
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唐儲光羲獻宋使君詩
曰三居清憲臺兩拜文昌閣為道既貞信處名猶譽謬
鐵柱厲風威錦軸含光輝夜聞持簡立朝看伏奏歸

杜甫折檻行曰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
衿胃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
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增賦漢曹昭東征賦曰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
神庶靈祇之鑒昭兮祐良貞而輔信 晉何晏景福殿
賦曰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
之典謨

增疏唐元稹疏曰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
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
上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

人部

貞直

貞直

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

增記宋蘇轍直節堂記曰南康太守廳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暉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巨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劔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君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

宇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特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嚟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一

治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一

三

